

瓦尔登湖

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都应当有一泓瓦尔登湖。
值得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的自然心灵杰作！

Walden

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潘庆龄 译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瓦尔登湖

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潘庆龄 译



Wald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瓦尔登湖 / (美) 梭罗 (Thoreau, H. D.) 著 ; 潘庆
龄译. — 长春 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472-1799-3

I. ①瓦… II. ①梭… ②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
—近代 IV. ① 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0384 号

瓦尔登湖

(美) 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 潘庆龄 译

出 版 人	孙建军
责任编辑	杨晓天
封面设计	古润文化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
社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	13002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1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4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472-1799-3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张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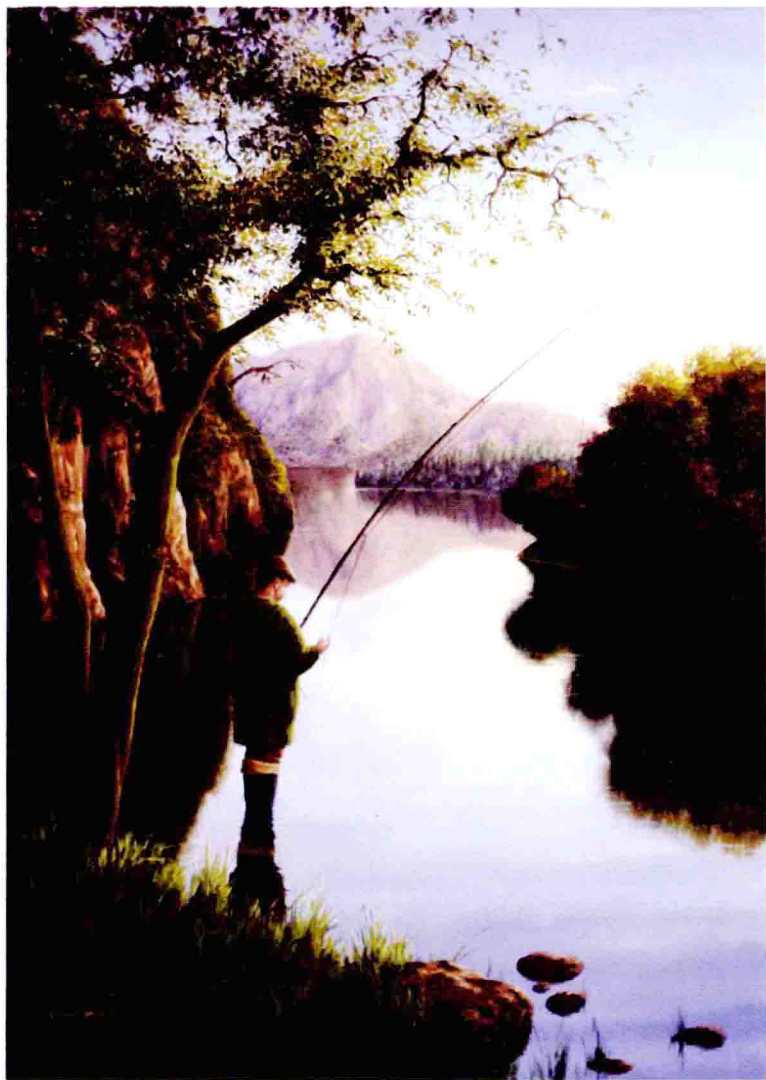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万知醒于晨。”诗歌与艺术，以及最优美、最难以忘怀的人类行为，都来自这样一个时刻。





湖——在天然景色中最美、最富有表情的就数它了。它是大地的眼睛；人们观湖，可以掂量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。



其实，就像世间最早捕鱼为生的人们一样，我真的出于需要才去钓鱼的。尽管我以人性的名义反对捕鱼，那都是虚假的，涉及更多的是我的哲学思考，而不是我的感情问题。



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各个时代的演进历程，难道野兽中间不是像人类一样，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？我倒是觉得，它们像穴居的原始人，仍然在捍卫着它们自己，等待它们变形的那一天。



我们每天应该从远方、奇遇、危险和发现中，带着新经验和新性格回家。

名家导读——《瓦尔登湖》：人与自然和美共存的赞歌

19世纪初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刚摆脱战争的创伤，元气得以恢复，国内经济有了迅速发展，俨然跻身一流经济大国。与此同时，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创造与大规模自然开发，一方面使美国人过上了空前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，另一方面由于掠夺性的自然开发，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，导致原先淳朴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销声匿迹。这时候，有一位独具慧眼、颇有忧患意识的伟大思想先驱，切中时弊，大声疾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——他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、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亨利·戴维·梭罗。

亨利·戴维·梭罗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个商人家庭。康科德四季风景如画，梭罗经常喜欢到野外去，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、鸟兽鱼虫之间，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833年他进入哈佛大学，好学不倦，是班里的优等生；1837年毕业后，他返回故乡任教两年（1838—1840年），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。他毕生酷爱散步、观察与思考，写下了大量日记，积累了他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。他与大作家爱默生（Ralph Waldo Emerson，1803—1882年）相契，于1841—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，成为爱默生的门生兼助手。因此，他弃教从文，在爱默生的激

励下，开始写诗与论说文，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《日晷》撰稿，随后也给其他报刊撰写文章。

1845年，他在离康科德两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，在那里度过的两年多岁月中，完成了两部作品《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》和《瓦尔登湖，或林居纪事》（均在他生前出版）。

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，其后就在故乡从事写作、讲学及观察、研究当地动植物，偶尔也出门作短程旅行，以扩充见闻，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。有时，他还得上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。

1862年5月6日，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，年仅44岁。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，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。直到20世纪，人们才从他的不朽杰作中开始认识他。实际上，他真正的声名日隆，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。

1846年2月4日，梭罗在独居瓦尔登湖畔期间，曾经给康科德乡民们作过一次学术性的演讲，题为《托马斯·卡莱尔及其作品》。演讲结束后，乡友们如实相告——对于这个不可理喻的苏格兰诗人其人其事，他们压根儿不爱听，只想听他谈谈个人湖畔林居的所见所闻。对于乡友们的这一要求，梭罗倒是心领神会。于是，在1847年2月10日，他以《我的个人经历》为题，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讲，结果令他喜出望外，演讲受到听众们空前的热烈欢迎。听众们甚至要求他在一周后再重复讲演一遍，希望他的讲稿还可以进一步增补内容。于是，此次演讲以及后来类似的演说就成为《瓦尔登湖》一书的雏形，并于1847年9月完成初稿，1849年打算出书，可万万没想到这期间会受到挫折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历时五载，将此书反复修改、增补、润饰，前后计有八次之多，终于使它成为结构紧凑、文采斐然的一部文学作品。《瓦尔登湖》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，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，迄今已有二百种以上不同的版本，同时在国外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不同语言

的译本。

《瓦尔登湖》一书副标题为《或林居纪事》，一望可知，是梭罗本人住在瓦尔登湖畔林居的实录。此书一开头，作者就声明是为了“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”而写的。他选择湖畔为未来住所，就地取材，亲自搭建小木屋，恰巧于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入住，种庄稼、栽菜蔬，过着独立不羁、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当时在美国，就有人拿这本书当作19世纪笛福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来阅读欣赏。《瓦尔登湖》中充满田园诗的魅力，足以激励数以百计的读者退隐山林，或者傍湖筑舍，竞相仿效这位贤哲俊彦的生活模式。一般说来，这种趣事是人们都始料不及的，殊不知梭罗仿佛料事如神似的，早就预见到会有如此众多之门徒，所以，他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奉劝过读者诸君，说很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。因为人们会很容易把《瓦尔登湖》看成逃避现实的隐士幽居胜地或者世外桃源，这有违梭罗的初衷。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，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，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，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，显然不是消极的、出世的，而是积极的、入世的。实际上，梭罗入住之后，并不是茕茕孑立，与人老死不相往来。恰好相反，他一方面经常出门走访，回康科德做学术讲演，另一方面，也有各种各样的来客专程前来登门造访，有的还冒着大风雪赶来，与他倾心交谈，所以说，梭罗始终置身于这个社会大家庭中。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《鲁滨孙漂流记》毕竟是虚构小说，而《瓦尔登湖》乃是名副其实的非虚构作品，两者不可相提并论。

在某种程度上说，《瓦尔登湖》就像是康科德地方志中的动植物篇。诚然，梭罗大半辈子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边度过，始终致力于观察与研究飞禽走兽、草木花果，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进程。他写到的草木、禽兽，如按生物纲、目、科分类，粗略地估算一下，动辄数以百计，他还给它们分别标上拉丁文（或希腊文）学名。追述渊源、观察研究

之如此精当、地道，与博物学家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更有甚者，梭罗还用他的生花妙笔，将他的心得体会点染在自己的描述中，这后来被誉为《瓦尔登湖》一书中的精华所在。难怪 19 世纪美国书评家奉劝过读者不妨跳过《瓦尔登湖》中颇有哲学意味的片段，直接去品味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篇章。诚然，梭罗是当之无愧的描写大自然的高手，他在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。虽说在他之前，美国也有过好多专门描述大自然的作家，但只是仅仅报道科学界的一些发现，显得相当单调乏味，能以神来之笔描写大自然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学佳构，梭罗堪称个中翘楚。美国有的批评家曾经举例指出，若单单从《瓦尔登湖》中有关潜水鸟的描写，与约翰·奥杜庞所著《美国鸟类》一书中潜水鸟章节作一比较，显然就是霄壤之别，后者纯属科技性的报道，前者则是艺术作品。同样，我在译书过程中也觉得，梭罗不论对红黑蚂蚁大战，还是对灰背隼、红松鼠、猎狐犬等的描写，总是如此绘声绘色、如此引人入胜，真可以说是旷世罕见的华章。

作为艺术品的《瓦尔登湖》，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文的最早范本。《瓦尔登湖》的风格，若与它同时代的作品，比方说，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、梅尔维尔、爱默生等人的作品相比，都是迥然不同。那主要是因为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具 20 世纪散文风格。当然，《瓦尔登湖》的主题，显而易见，写的是 19 世纪的人和事，然而妙就妙在，作者对字句文体的选择似乎有些超前，颇具 20 世纪的风格。句子写得率真、简洁，一扫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，而且用字极其精当，富有实体感，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缀字。因此，梭罗写于 19 世纪的散文，实际上与 20 世纪海明威或亨利·米勒的散文并没有多大差异。

写作手法上，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也有不少独创之处，特别是比喻的运用，几乎达到了极致。读者可以发现各类著名比喻语之实例，

包括从音节的调配到意重语轻的反语法，或者比较通俗的从明喻到双关语等等。读过《瓦尔登湖》的人都知道，梭罗特别喜爱使用双关语，那么多的双关语在全书中俯拾即是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读者不妨试着编成目录手册，会感觉很耐人寻味。我在这里只是信手拈来一两个，仅供读者细细玩味。梭罗写到一个在瓦尔登湖没有钓到鱼的渔夫，管他叫作修道士（Coenobites），作者在此不仅暗示此渔夫乃是虔信宗教人士，而且读者要是稍加留意，听一听“修道士”这个英文词的发音，马上会发觉，其实，梭罗是在说：“你瞧，没有鱼来上钩。（See, no bites.）”还有，他写到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——铁路时，既表示铁路开通有利于人际往来、城乡交流，又对铁路建设破坏自然生态深表不满，就借“枕木”这个双关语写道：“如果一些人乐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，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。”他说“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”，“就是一个人，一个爱尔兰人，或者说一个北方佬”，“他们可睡得很酣”。作者在这里通过英文枕木（Sleeper）这个双关语，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、毫无觉悟的人。对于这些劳工，梭罗确实满怀同情，真可以说，哀其不幸，怒其昏睡不醒。总之，梭罗笔下那么多的双关语，我在译述时已一一加注，也许我国读者也会感兴趣。

从《瓦尔登湖》中的双关语，我们不禁联想到梭罗那种独特的幽默感。尽管当时文坛上很有权威的洛厄尔撰文说梭罗没有幽默感，但不少批评家却反驳道，缺乏幽默感的是洛厄尔自己，而绝不是梭罗，因为人们在阅读《瓦尔登湖》时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耀着梭罗的智慧光芒。他的幽默不见得都是张扬的，就像喜剧那样俗不可耐。梭罗的幽默感饱含着一种批评性的、亦庄亦谐的韵味，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，心情轻松，乃至忍俊不禁，而且还像斯威夫特、伏尔泰、马克·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，发人深省。比方说，19世纪上半叶，新生的美利

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，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下气，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，特别是以英国、法国马首是瞻，乃至东施效颦。因此，梭罗就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出了“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，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”。读者不难揣想，美国人读到这类诙谐字句，管保暗自发笑，毋庸置疑，这笑声里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。总之，像上面这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，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：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。

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。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他在《瓦尔登湖》初次问世时扉页上所写的题词：“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，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。”不言而喻，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，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。反过来说，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、乐观向上、歌唱生活的欢乐颂。这是全书的宗旨，气势豪迈，而又言简意赅，原本印在卷首，意在引人注目。不知何故，后来数以百计的《瓦尔登湖》版本上几乎全给删去了，依我看，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。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，比方说在《消极抵抗》的名篇中就是这样，他写道：“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——‘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。’……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——‘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。’”接着，梭罗就笔锋一转，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，采用委婉的口吻说：“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，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。”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。但是，弦外之音，反过来说，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，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。《消极抵抗》一文，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要求所作的讲演而写成的，随后不胫而走，远播海内外。没承望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“非暴力抵抗”的主张，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——比方说，圣雄甘地、列夫·托尔斯泰

和马丁·路德·金——的灵感，显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“垮掉的一代”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·凯鲁亚克（其代表作是《在路上》）等人，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做过真正的抗议。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：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的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，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。

梭罗在书中谈天说地、纵古览今时，一边立论公允，痛斥时弊，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，其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饮食文化、住房建筑、生态环境、学校教育、农贸渔猎等等。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、费用高昂、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，提倡“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友，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，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”。显然，这是梭罗追随爱默生、获得诸多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，十分精彩有力，至今仍然启迪后人。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，在书中这么写道：“我深信，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，那么，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。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，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。”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。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，认为“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周，就足够生活开支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一周之中只要工作一天，剩下六天时间，完全可以自由自在，安心读书，思考问题，或者从事艺术创作，等等。要知道，一周以内，人们六天工作，一天是安息日，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安排。梭罗身为基督徒，却大唱反调，主张工作一天，休息六天，岂不是大逆不道吗？总之在本书中，读者时不时碰到类似上述的叛逆言论，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，一点儿不过分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人与草木鸟兽的和谐相处，有许许多多精彩片段，恕不一一列举。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。这里着重提一下，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。自古以来，北美大陆的主人、原住民是各部落印

印第安人，欧洲殖民者到达“新大陆”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的印第安人，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，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人文化与生活方式，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。殊不知梭罗乃是狷介之士，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饱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，甚至说，即使是“野蛮民族”，美国人也“不妨学一学，也许大有裨益”，比如，“第一批果实节”、“除旧祭祀活动”，好像是在“蜕皮求新”、“净化自己处世理念”等等，试想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，梭罗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见，确实值得世人称道。

梭罗从年轻时起即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。古希腊罗马文学、东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他都有影响，但是，爱默生的《论自然》等著述中的超验主义思想却给他较深的影响。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，就是反对权威，崇尚直觉；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。无奈梭罗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而又注重实践的哲学家。他和爱默生虽然是师生关系，在哲学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但他们的思想观点却是和而不同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与作风不同，结果反而使他们日益疏远，越到后来，越难接近。爱默生偏重于哲理的思辨，而梭罗则力求将自己相信的哲理付诸实践，有趣的是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康科德派文人，虽然也在小溪农庄和花果园地建立了一些公社，希望实现他们的理想，一边耕地，一边谈论哲学。惜乎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失败了。相反，梭罗主张人应该过一种有深刻内容的返璞归真的生活；他意志坚强地入住湖畔林居，根据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不朽之作《瓦尔登湖》，就是他通过自己力行而结出的丰硕成果，并且赢得“超验主义圣经”的美誉。

众所周知，梭罗曾经从东方哲学思想中取得不少滋养与借鉴，从而丰富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梭罗对中国文化，尤其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。他在《瓦尔登湖》中旁征博引孔子、孟子等